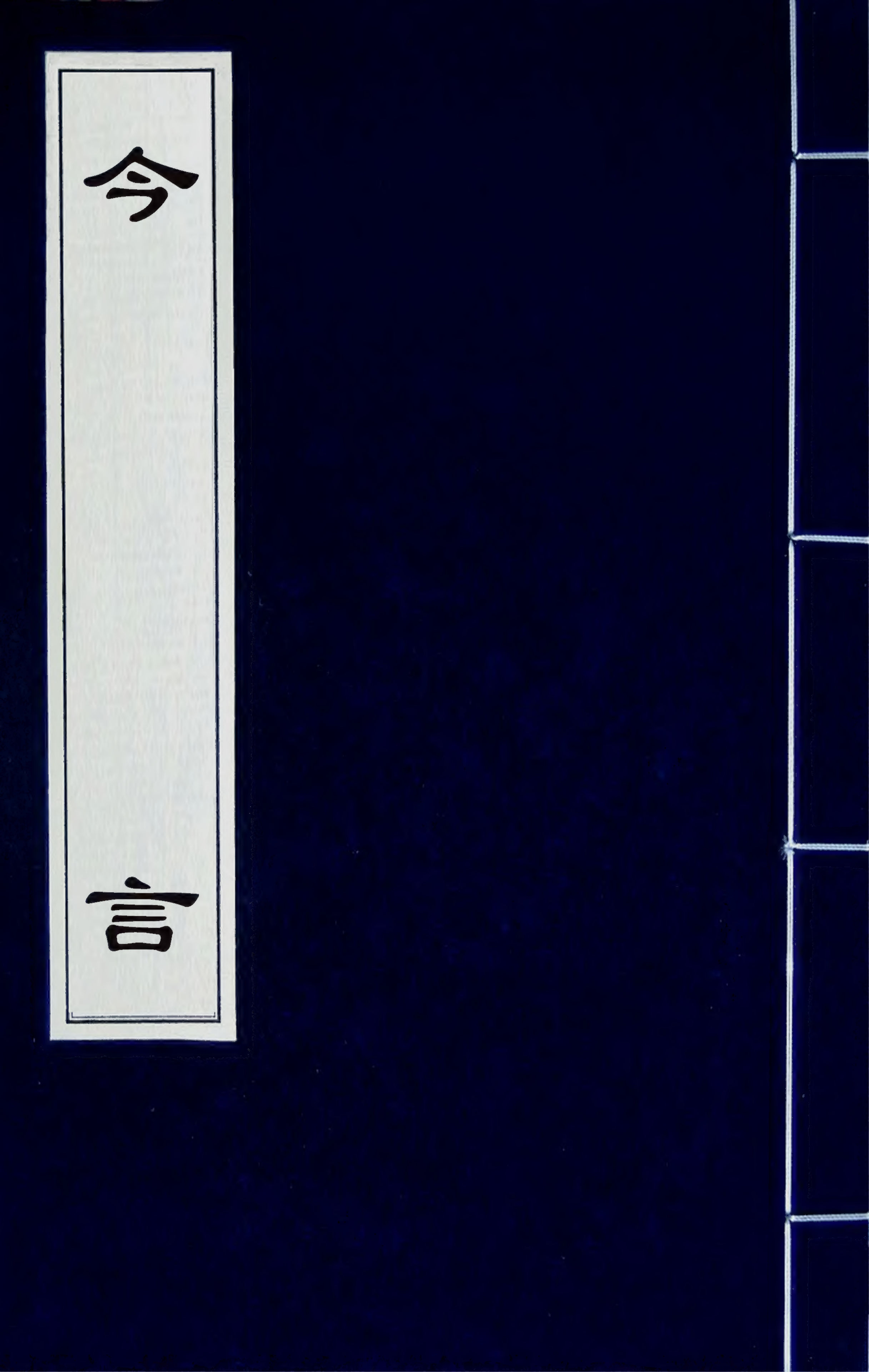

今言

今言卷之三

海鹽鄭曉

一百七十九

初設內閣楊文貞公歷二十三年官止五品后加至少師止兼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三官蹇忠定公以少師兼吏部尚書掌部事不欲文貞班在忠定上以存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之職陳芳洲雖五官亦止

戶部尚書此後惟李文達公以吏部侍郎後領吏部尚書而彭文憲商文毅萬安相繼領吏部尚書自後遂爲首相故事正德嘉靖間遂有一內閣皆領吏部尚書者

一百八十

景泰四年九月以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陳詢爲國子祭酒時祭酒王恂卒臨永安其言太子少師侍郎學士蕭鎡任祭酒畱

生悅服乞照胡儼例不妨內閣職務時來
提督儀刑後學上不許以詢代恂永樂中
儼寔出爲祭酒不復入內閣也
一百八十一
景泰四年六月户部尚書金濂上京官折
俸銀除公侯駙馬伯武臣每季十二萬四
千三百十二兩奇文臣三千五百八十九
兩奇

一百八十二

景泰四年刑科給事中曹凱言比者户部請聽軍民官吏輸豆如輸豆四千石以上授指揮歷俸十六七年償彼豆倍半矣又令管事世襲以生民脂膏養無功之子孫於無窮也有功者必曰吾累世忘軀獲此官彼輸豆亦獲此官朝廷以吾軀命同於菽粟其誰不解體起端雖微弊流甚大乞

勑諭眾旦授武職者帶俸不任事不世襲
犯贓罪如文職止許原籍衙門帶俸終身
上曰凱言有理已授職者仍着管事承
襲今後悉如凱言

一百八十三

宣廟坐左順門少保原吉等侍因語及古
人信讒事　上曰讒慝小人真能變白爲
黑誣正爲邪聽其言若忠究其心則險是

以帝舜聖讒說孔子遠佞人唐太宗以爲
國之賊朕於此等每切防閑有萌必爲杜
絕不使姦言得入枉害忠良齊殺斛律光
國遂以弱朕常爲恨汲黯正直姦邪寢謀
卿等所宜法也原吉等頓首曰幸遇聖
明臣等敢不竭盡愚直

一百八十四

嘉靖甲申大同伍堡軍叛殺巡撫張文錦

參將賈鑑時總兵江桓坐視不能討賊朝廷罷桓以桂勇代之令桂疾驅入大同誅首惡撫脅從且遣都督魯綱總兵侍郎胡錠提督軍務率兵屯陽和堡候勇誅首惡撫定即班師勇巳誅郭巴子等首惡十七人錠綱以爲功非巳有起營而西大同軍復閉門及罵勇倒鬼誑我縛勇欲殺之勇不屈言汝等再殺我闔城無噍類矣乃釋

勇盡殺勇家丁代王徵服走宣府錠等又妄言功奏捷中朝皆知之不得已召還京是時内閣費宏不欲再用兵幸無事余及顧寧李默各上疏乞討賊李疏報聞余疏乙酉正月十七日進留中薊州總兵馬永亦請自率兵討賊不聽以故大同叛軍至今爲邊鎮大禍

一百八十五

河套古朔方我朝自正統後漸棄東勝於是河套遂爲虜巢然亦時去時來近年吉囊俺答二酋連歲殘破秦晉久駐套中先朝大臣屢有復套之議成化八年遣吏部侍郎葉文莊公行視文莊以爲未可輕議特繕障增戍謹備之便九年遂移延綏鎮城於榆林此余肅敏經畧之功也王恭襄公又以肅敏爲失策嗣後楊邃庵亦屢議

及河套然亦財力不給不敢力主其事旋
議旋罷嘉靖丙午侍郎曾銑自山西移爲
陝西總督上言復河套事內批嘉獎然中
外皆知兵弱財窘且無文武將吏恐挑強
胡禍不可解然亦顧忌莫敢言者銑區畫
兵食關中騷動人有怨言又請戶部銀多
至四百萬兩人益不喜銑又劾河西總兵
咸寧侯仇鸞鸞被逮會丁未仲冬澄城山

裂而移者相去四五里有分崩離析之象

是冬臘月辛未京師大風霾　今皇帝敬

天疑畏以套議問輔臣分宜言貴溪左右

銑爲此議者臣不得預臣亦不能止不敢

言　上遂大怒逮銑奪貴溪輔弼官以尚

書致仕而咸寧侯又發銑匿出塞喪師諸

事賄貴溪得解及河套不可復狀　上益

怒貴溪行至丹陽逮繫入京銑事下錦衣

訊上又下法司會官擬銑罪法司言銑犯無正律　上怒令再議竟論死銑爲御史時計擒遼東叛軍有功陞大理寺丞又尋陞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時山西被虜數寇殘發銑山西山西二年得無虜患又寇陝西時陝西總督尚書張珩謫戍銑代之貴溪至京論死以交結近侍律也

一百八十六

王虎谷爲祠祭郎中疏請嚴試僧道精通玄典者始與度牒王晉谿問之曰兄謂此可塞異端乎若如兄策此輩欲得度必有精通玄典者出於其間令二氏之徒苟且爲衣食計尚不可遏塞與吾儒爭勝負若使精通玄典又可柰何虎谷嘆服

一百八十七

團營始於景泰三年于肅愍公建議也兵

制本三營一曰五軍肄戰陣一曰神機習火器一曰三千備宿衛此三營中選徤鋭者合營團操故曰團營然原營之名終不改如軍選自三千營團操於立威營即名為立威三千營五軍神機亦如之是三營之有團營團營即選鋒也今又於團營中選官軍別名東西官廳操練名聽征而聽征者亦不足用兵部尚書提督團營將校以𪍿

陛所在乃肯奉法若別設一尚書專領營務彼知其權輕不肯受約束掌印尚書又恐一旦有警督營尚書便當統兵四征又力辭營務耳

一百八十八

紫荊之有提督都御史自孫祥始也薊州之有邊備都御史自鄒来學始也皆景泰初事嘉靖庚戌俺答犯京城畿内設官多

矣紫荊有艾希淳又有侍郎翁萬達經畧薊州有吳嘉會又有侍郎何棟提督通州有都御史王忬天壽山有都御史許宗魯坐院都御史商大節經畧京城內外若景泰時都御史又有河間蕭啓真定陸矩保定祝暹居庸王竑巡關侍郎江淵紫荊白羊倒馬大理卿孔文英少卿曹泰寺丞段信恭尋改參贊京圻涿易真定通政王[illegible]軍

務

一百八十九

沿邊諸鎮惟遼東最易治虜寡亦弱又

我官賞交市且地饒魚米鹽馬近年撫

於教減賜物又計殺虜虜遂失虜心嘉

丁未撫臣胡宗明因虜屢來侵掠撲殺虜

百八十人虜大恨戊申春結衆深入遼西

殺掠人畜萬計宗明及總兵戴廉罷任聽

劾起李珏代宗明珏未行被劾得留用珏素有才操復亦慎大獄請戍後起撫山西遂不及曩時

一百九十

永樂十七年十二月勑五軍都督府北京留守後軍都督府兵部邇來軍伍空缺器械損敝互相蒙蔽欺誑百端甚欲實朝廷危社稷乎其急整飭違者必殺無赦

一百九十一

廖均卿江西人精地理　成祖擇壽陵久不得吉壤永樂七年　仁孝皇后尚未葬禮部尚書趙羾以均卿至昌平縣徧閱諸山得縣東黃土山最吉　成祖即日臨視定議封爲天壽山命武義伯王通等董役授均卿官或曰定長陵者王府尹也亡其名亦不知何許人

一百九十二

新建伯王公爲汀贛都御史撫江西上流意藩府久蓄逆謀恐一旦變起先事預防以討山賊爲名請得提督軍務兵書王晉溪知公意請如公言正德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公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縣令顧泌告公宸濠反狀公急走小舸返至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起兵討賊發檄召江西諸知

府邢珣等兵又密遣諜四出投檄言京師
及湖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討
賊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又致叛臣家
族謬託心腹云吾直應 勅旨且聚兵耳
又曰寧王事且成敗未可知吾安能遂進
兵賊果疑四路兵且至不敢直趨南京又
喜公或不進兵遲回數日出南昌攻南康
九江安慶公兵大集始傳檄罵宸濠賊又

遣人致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及閔廿四吳十三若有約內應者書既發故令人洩賊黨書所過處賊黨以告宸濠宸濠盡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實等士實等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徑出蘄黃趨京師宸濠不聽公進兵攻破南昌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條等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宸濠時攻安慶聞之解圍反顧巢穴公迎戰樵

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及其子大哥

當是時南京大震非公牽制上流疑賊賊

不犯南京必走蘄黄矣公既擒宸濠諸奸

江彬等導　上南巡下詔親征諸奸欲攘

功忌公危言巧譖百方欲去公當是時宸

濠未死諸奸素通宸濠得金錢者多在

上左右頗有異謀畏公不敢發公深機曲

算内戢奸倖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勵將

士日夜如對勍敵宸濠竟得伏誅內閣大
臣素惡晉溪亦忌公而公以提督軍務故
得專制召兵平賊歸功晉溪內閣不說久
之不論功　今皇帝即位詔録公功封新
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賛機務遣使迎
至京宴勞諸忌者又以宴勞費爲詞喉言
官論阻公不得至京外艱去服闋竟不召
讒謗益起屢形奏牘雖封爵賜號竟不與

鐵券歲祿一時勤王有功諸臣中傷廢斥殆盡惟文定得陞副都御史廕一子千戶邢珣徐璉戴德孺陞布政使德孺死於水珣璉亦被斥陳槐削籍紀功御史伍希儒謝源以考察去官公不自安累疏辭封乞錄諸勤王者功竟格不行

一百九十三

麻陽之役師老財匱言官論奏竟爾中輟

初廣貴二省撫臣謀議不合起萬治齋鏜勦處治齋不欲用兵力言撫便巳有端緒遽召還京巳而賊復出抄掠湖撫姜儀貴撫王學益請合兵進勦楊參將赴湖過辰州爲賊所縛姜畏罪上言王兵失期不至內批切責務期盪平四川巡按袁鳳鳴遂劾王逮下詔獄以李義壯代王用兵數月日費千金官軍頓挫人畜殘破遂罷兵姜

降三級外任盖勦既無功撫又失策矣自古南蠻與北狄不同四夷經見者自三苗始干羽兩階今可鑒也本朝累有征蠻之役未有得全勝者盖寧河武順王時然矣

一百九十四

謚端者惟三太宰謚文端端毅端肅一司徒文端一司馬端敏近日秦鳳山亦端敏吳白樓亦文端

一百九十五

陜西脩邊正德初楊文襄公建議經理為逆瑾所惡被逮去兵部以修墻議是上文貴張綵曹元三人乞簡一人繼成其役瑾不肯盡取修墻銀鎔為大鐘入瑾私室至嘉靖八九年王恭襄公起督陜西修花馬池一帶邊墻三百里甚堅壯可恃先是寧夏廵撫徐廷章延綏廵撫余子俊皆有脩

邉之功史璘亦嘗請經畧花馬池邉墻而
秦襄毅公爲總制不以爲然止築肆伍小
堡弘治甲子乙丑虜大入花馬池塞殘破
陜西以是簡用文襄竟爲權奸所沮

一百九十六

越國公守蘭溪獲月庭和尚檢囊中有天
文地理書越公留之帳下　上征婺州越
公與月庭見　上弁上其書　上喜問月

庭師何人曰師龍游朱德明德明精於天文及得婺州立觀星臺　上與月庭夜登臺觀乾象令長髮爲取妻月庭與鐵冠道人議論時不合又出語犯　上安置和州叅軍郭景祥奏和尚怨謗遣人至和州杖之死又有復見心者能詩文　上時召見賜食見心本名天淵髯長尺許仕元爲學士元亡削髮爲僧髯如故　上怪而問之

曰削髮除煩腦留鬚表丈夫

一百九十七

大禹治河易今治河難大禹時直欲除害今併欲興利以故其難既欲順其流不逆水性必難得其濟漕運既欲濟漕運難保淮西陵寢無衝決之患大名張秋濟寧徐州處處畏河患又必須引之東南流雖大禹治之恐亦便無長策以故中灤之運及

膠河故道皆不可不早圖之膠河即今所謂南北新河不出登萊大洋之險直自安東至海倉三百里耳

一百九十八

嘉靖壬寅北虜孔棘兵書張瓚恐統兵出禦於會推總督文臣疏中歷舉往年禦虜皆遣都御史故事奏下吏部將文選郎中問余曰往時邊事急推總督文臣皆兵部

會府都護衙門議上今乃移吏部又必欲
推都御史梁何余曰渠賢　國恩邉事大
壞今猶爲此奸巧渠獨不知虜賊本兵自
出乎天順五年孛來寇陝西馬昂統兵木
攏川之役王驥嘉靖初河西之役金獻民
皆本兵也景泰時于少保自請行邉嶺南
蠻反用兵久無成功議設兩廣總督于少
保亦自請行此獨非故事耶已而廷推首

上賚次毛伯溫劉天和三人皆兵書毛掌院劉督團營又次起用翟鵬　內批用鵬

一百九十九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名君實字全一又字玄玄別號保和容忍三丰子不飾邊幅人號張邋遢日行千里靜則瞑目旬日一啖斗升輒盡又或辟穀數月洪武初至太和山往來長安隴西岷州甘肅又至揚州

成祖遣禮科都給事中胡濙名求儠傝定訪故君云或曰三丰死於勝國歛矣臨窆復生入蜀遊行襄漢間

二百

嘉靖癸夘王湛泉與齡爲文選郎中起用周恭肅公以工部尚書總理河道忌王清勁者倡言河道無用尚書故事王以問余余曰永樂初開會通河尚書宋禮實始其

事西涯詩所謂幾度會通河上過竟無人說宋尚書者是也景泰時河決張秋尚書石璞治之正德中李燧亦以尚書治河嘉靖初年江南白茅港之役李充嗣亦尚書也

二百一

許紳南京人質實謹厚不喜交遊大抵有恒人也以醫術仕至工部尚書掌太醫院

嘉靖西苑宮人之變　聖躬甚危得紳藥始蘇余嘗造問　聖躬安否紳曰此變禍不測論官守非余輩事切念受　聖主深恩當以死報只得用桃仁紅花大黃諸下血藥藥進余自分不効必自盡賴天之靈辰時進藥未時　上忽作聲起去紫血數升申時遂能言又三四劑平氣活血聖躬遂安天地廟社之靈也以故加紳宮

保後數月紳病余視之曰余必不復起曩西苑用藥驚憂所致至今神魂不寧百藥不效余即死　主上萬壽死無憾竟以此病卒　上憐之䘏典甚厚

二百二

景泰元年五月漕粟十五萬石自丁字沽舟行抵雄縣分給軍餉

二百三

國初湖廣有所謂靈通候者鄱陽之役有所謂捨命王者二人竟莫可考

二百四

袁珙字廷玉鄞人少遊海上遇異人授相術論人吉凶輒驗　成祖聞廷玉名洪武二十三年九月密召至北平一見伏地叩頭仰對曰殿下龍質鳳姿天高地厚大明麗中神畧內蘊真太平天子　成祖問度

在幾何時對曰年踰四十紫髯過臍當是時撥亂反正萬邦一統　成祖喜留府中久之已而乞歸靖難後召爲太常寺丞子忠徹序班出金錢幣厚賞珙巡狩北京召珙父子至行在出入禁廷未幾珙請老歸卒贈太常少卿忠徹能傳父術建文初文皇召問忠徹對曰天命有之無憂也獻人衆大戚書靖難後除忠徹戎籍會有言

楚王子重瞳者遣往視還奏無他異宣德中嘗侍　上言天顏憸肅恐宗人有急變謀上者未七日樂安反書至官尚寶少卿致仕卒年八十三

二百五

林見素劾繼曉下詔獄　茂陵怒甚事且不測司禮太監懷恩叩首諍不可曰殺俊將失百官心將失天下心奴不敢奉詔

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訕我不然安知宮中事畢硯擲恩恩以首承硯不中又怒仆其几恩脫帽解帶伏地號泣曰奴不能復事爺爺矣叱恩出至東華門使人謂典詔獄者曰若等諂梁芳合謀致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卧稱中風不能起　上怒解命醫治灸屢使勞問俊得不死時星變罷傳奉官御馬張敏請馬坊傳奉者得勿

黜持跣謁恩跪庭下恩徐曰起起病足不能爲禮問何爲曰得旨馬坊傳奉不必動恩大聲曰星變專爲我輩壞國外臣何能爲今甫欲正法汝又壞之他日天雷且擊汝首指其坐曰吾不能居此矣汝兄弟一家徧居權要又欲居我位乎敏素驕貴又老輩聞其言不敢吐氣歸家憤恨死章瑾進寶石求錦衣鎮撫命恩傳旨恩曰鎮撫

掌詔獄武臣極選柰何以貨故與瑾 上曰汝違我命乎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耳改命覃昌傳旨恩曰外廷倘肯諫吾言尚可行因諷余肅欽執奏吾且從中贊之余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無人王端毅爲都御史屢上疏論事言甚切直恩每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力左右之卒免於禍弘治初大開言路言者輒指內臣爲刀

之餘覃昌大怒恩曰吾儕本刑餘之人又何怒爲

二百六

王士寧生元至正甲辰至成化癸卯年百有二十士寧少慕養生不受室飲酒食肉走蜀入雪山投見一老人披氈衣卧深洞中石牀上長三尺餘耳目口鼻手足皆類小兒士寧頓首拜不答因執役左右老人

不飲食坐側懸一囊中類乾麪飢輒取啖渴手掬飲磵水壹貳升士寧飢跪乞食老人與囊中物若澁不能下咽士寧拾啖山果野菜居三年老人憐之忽曰吾語子術子識之宜出山非其人莫授士寧出雪山後事不可知其在濟寧居城東深巷敗屋中已六十年濟寧人竊旁伺士寧久絕火食惟日啖棗數枚或菜數莖飲水少許人

餽遺輒不肯受濟寧指揮王宣者海州人往見士寧駮曰吾上世有叔祖士寧好道棄家去竟不知所終翁得無是扣家事皆合宣因日與來往成化七年朝廷下山東徵士寧俾乘安車來楊文懿公道濟造士寧問但曰靜坐寡慾坐久瞑目閉息曰我老無能　朝廷過聽召我我未聞道但習靜已久近乃日與人接大敗吾事文懿因

問元末國初事曰一身之外百無所知

二百七

遼東之不隸山東先朝有深意遼山多苦無布山東登萊宜木綿少五谷又海道至遼一日耳故令登萊諸處田賦止從海運運布遼東無水陸舟車之勞遼兵喜得布回舟又得販遼貨兩便之後以夾帶私貨故禁止海船遂廢今布運者又不得由遼

洋運船海道須經京東出山海關入遼若
勞視登萊海道何啻百倍此以人事言若
論地利遼東須直隸京師爲東輔

二百八

洪武初設太倉黄渡市舶司至今稱爲六
國馬頭尋以海夷黠勿令近京師遂罷之
已復設於寧波泉州廣州七年九月又罷
後乃復設提舉一人副提舉二人屬吏目

一人驛丞一人三提舉司皆然

二百九

嘉靖庚子北虜破大同塞深入山西時兵部三尚書張瓚掌部事毛伯温掌都察院事劉天和提督團營皆不肯帥師禦虜起都御史翟鵬於家總督宣大偏保山東河南等處軍務駐大同境上鵬負直端勁外若梱愊內有經緯不善附權貴通賄遺有

前輩大臣風節柄臣惡之比虜退捃摭細
故閑住明年虜又至諸大臣益畏懼莫肯
出大同復起鵬提督如故以防禦功歷陞
兵部尚書甲辰兵部議掣防秋兵太早虜
直犯紫荊　上大怒逮鵬詔獄論戍邊行
至河西務借宿民家不納告之鈔關主事
主事撻民家留鵬宿民家告之東廠以聞
遂復逮鵬瘐死錦衣獄先是樊繼祖為總

督衮師失律且殺良民報功侵費帑金數十萬以厚賂巧媚得無罪

二百一十

西南夷自國初爲梗洪武已巳征南將軍傅友德帥二十四將軍分駐湖廣四川練兵防西南夷友德尋召還時中原既定而西南夷屢叛用兵無虛歲

二百一十一

正德庚午逆瑾既誅治黨與長沙欲逮內閣曹元太監張永曰老先生勿開此路當爲日後計元得削籍去正德辛巳新都因言官論晉溪票擬下詔獄且將殺晉溪司禮曰　萬歲今纔年十五王天官左班大臣一旦至此恐日後事不可料大禮議時永嘉欲逮新都司禮亦不肯

劉千斤者荊襄大盜景太天順間河南北襄南湖北流民聚鄖房山中者數十萬四出行刼急或拒相毆殺官府捕之輒匿未敢公然格鬬成化元年流刼鄧州李家李家豪有力盡鬬諸上官云不捕且入秦官府集兵圍捕急遂糾衆反稱大王將軍國老軍師先鋒推千斤爲王以長子苗龍虎副之石和尚爲謀主勢甚猖獗攻掠河南

南陽鄖陽西至漢沔東及蘄黃尚書白圭
撫寧伯朱永督諸軍進討至漳南湖廣總
兵李震以土兵來會議進兵方略千斤等
懼遂擁衆出戰屬永病圭督震分兵截斷
破賊賊退保巢寨我兵乘勝進攻破之擒
千斤苗龍等和尚長子跪走益深入萬山
中永病起飭諸兵入山搜捕襄陽文總旗
者隸都督喜信指揮張英下頗驍徤邀長

子相搆不勝長子欲殺文總旗總旗曰榜
急石和尚汝無主名汝能縛和尚獻軍門
既賞有榜例遂與俱見英英撫勞長子遣
去果誘獲和尚諸將忌英功大譁英匿賊
贓英俱不敢爭長子和尚竟以俘獻并千
斤等伏誅未幾千斤餘黨李胡子及野王
剛小王洪亦反都御史項忠討平之成化
年設湖廣行都司於鄖陽都御史一人

撫治寇盜稍息

二百一十三

方遜志在翰林寵任時薦西楊西楊修實錄乃謗方叩頭乞餘生西楊薦陳芳洲不薦東西兩王芳洲嗾人訐西楊之子稷稷竟坐法論死西市芳洲令徐武功更名以圖進用又力薦武功武功竟置芳洲於鐵嶺武功爲石總兵畫奪門之謀石總兵又

置武功於金齒近日永嘉貴溪亦頗類此

二百一十四

洪武十一年令考績殿最分三等稱職無過為上賜坐宴有過稱職中宴而不坐有過不職下不預宴敘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十七年令方面官無侵郡縣之職

二百一十五

嘉靖壬寅起故右都御史萬鏜為副都御

史勘處湖貴蠟爾山夷情明年萬疏有曰此夷先是宣德七年用兵十二萬攻圍九箇月剿賊過半正德七年用兵伍萬攻圍四箇月剿少撫多今初擬用兵陸萬期以半年臣博訪各賊巢穴如蠟爾等山接連三省當其險絕之處晦冥之時一夫拒守百夫莫前與其多兵以冒險而犯欲速之虞不若減兵以存粮而圖持久之効乃減

兵三萬大抵以勦之威行撫之恩今雖平定但地方大壞極敝苗夷易動難安目前雖已寧帖而後患所當預防遂條上方畧專意防守不事征進後至丁未遂大用兵兩省騷動迄無成功爵又嘗有書與中朝人士其畧曰苗賊巢穴如蠟爾雷公等山峒接連湖貴四川周回千數百里從稆所居人跡罕至其懸崖鳥道莫可躋攀狹路

羊腸不容並足且竹箐叢生彌望無際幽巖曲澗在在皆然鱗次櫛比殆無空隙人非側肩僂背莫能入也賊從内而視外則明穿以伏弩得志我從外而視内則闇雖有長技莫施審擬軍前漢土官負曾經兩廣滇蜀等處征進者皆云山峒之險峻各省亦有之至於竹箐之深阻則所未嘗見也其地利之難如此苗巢所居率皆險僻

幽翳天晴之日亦將午而後開朗未晡而已晦暝但遇稍陰即霏霧迷濛尋丈莫辨計其陰雨十常六七蓋山嵐瘴濕氣候鬱蒸之所致也其天時之難如此先年土官守法易以駕馭苗夷確魯易於牢籠自正德以來邊方多故土官征調皆顧倩此苗以為前鋒用能克敵稱強及至近年土官構讐各厚餌此苗以助攻殺因而啓釁生

亂由是土人與苗互結姻親情多牽制且
其技倆亦爲賊所窺破無復畏憚今用土
兵不免前弊欲擯而不用彼以切近之地
素稔之情不但引誘窩藏在所必有甚或
借兵齎粮豈能盡防況湖貴官軍皆不足
用湖廣除永順保靖之外其餘土酋可調
之兵能出千數者無幾至於貴州舍酉陽
平茶之兵愈少而愈難矣必欲別省調兵

則又不諳地理成功難必而其沿途擾害尤不可言決難輕調其事勢之難如此苗賊常言朝廷有千萬軍馬我有千萬山峒又云諸葛亮有七縱七擒我苗有三緊三慢所謂緊者軍退則突出切掠所謂慢者軍臨則散漫潛藏又云不怕官府軍多只怕官府粮多盖以軍雖多而山箐深險力未易施粮若多而圍困久長勢將自斃然

彼明知道路稜澁糧遲甚難料不能多故爲此言其狡夷叵測之難如此歷觀史牒所云大率皆然故昔人云自古用兵未有大得志於南夷者誠有以也前此兩省官司非不知地方之害亦非無滅賊之心然而莫肯以剿賊爲已任者蓋亦畏其難耳況遠得於傳聞者恒失其實旁觀於閒暇者每易其言不以爲邀功生事則以爲勞

師費財久亦何昔冒地方之利害而招已身之衆危乎積昔有年稔亂斯極其獨力任事之難如此

二百一十六

京師在北平宣府大同視周漢唐朔方近者昔止守在庸鴈門此乃誤國之賊又或言盡撤山西兵專力并守大同亦非良策大寧藩籬鴈門門戶藩籬以禦外侮門戶

以固內防二者皆不可缺

二百一十七

近日士人知天文者多有其人惟光祿少卿樂頀鳴殷華湘原楚爲精二人共上五星聚營室疏甚明暢懇切禮官覆疏亦直言規戒皆可傳

二百一十八

景泰四年八月工科給事中徐廷章條上

七事一重官爵部增尚書一人左右副僉
都御史至三十餘人人加師保名器猥濫
二慎師儒今教官多歲貢監生及山林儒
士素無問學輙為人師授經且句讀不明
問難則汗顏莫對宜用副榜舉人便三嚴
科貢近科舉開額陝西山西百名三倍於
昔會試禮部百無一中歲貢亦四倍於昔
比及入監即以存省京儲悉遣還家請依

宣德正統例四郡琉球青蠻夷屢貢金銀寶石火雞白鹿諸物本為國瑞而傳道病民納侮夷狄請一切謝絕五固封守河南山東湖廣浙江內地可省巡撫官遼東永平紫荊諸邊鎮不可缺宜定選二人更代無使熟情僨事六禁語瀆京師毋節序男婦雜沓寺觀淫穢敗倫乞懸榜禁約七誅阿附吏部尚書何文淵以奸邪免官許資王

巍汪庭訓陳鈍何澄王遠皆依附文淵並宜治罪上曰朕即位初加秩舊臣資匡輔其如故餘下有司議報聞

二百一十九

大同古雲中宣府古上谷虜入大同塞必犯紫荊倒馬入宣府塞則犯自羊居庸自獨石邏外順潮河川南下則古北口黃花鎮不能禦矣大同宣府有重兵古北口黃

花鎭兵最弱

二百二十

景泰三年沙灣堤壞遣訓導陳晃修築先是晃以沙灣功陞教授比沙灣復決晃奏言欲息斯患在用人工部惡晃請送晃山東巡撫責其成功否檝赴京師既得旨給事中陳嘉猷言朝廷嘗榜求治河之畧竟未有言晃嘗有修河績今更進言而工部

嫉之必欲置諸有罪之地人人皆將緘口不言其他利病甚於此者孰肯復言晃不足䘏而國體所關甚重乞令晃協同巡撫等官修築便　上從之

二百二十一

南京城大抵視江流爲曲折以故廣袤不相稱似非體國經野辨方正位之意大內又逼東城且偏坡卑窪　太子太孫宜皆

不祿江流去而不留山形散而不聚恐非帝王都也以故孝陵欲徙大梁關中長陵竟遷北平

二百二十二

南京大内近多圮壞以王廷相建言故也今端門樓已毁承天門樓將傾數年之後當大壞宗廟火亦當復建神所棲也不知其神在彼乎在此乎故成王在鎬京而文

武王廟豐及洛都皆有之夏言 九廟議誣甚

二百二十三

永樂壬寅 上北征五月駐獨石大閱將士英國公輔安遠侯升寧陽侯懋武安侯亨陽武侯孫隆平侯信應城伯亨新寧伯忠興安伯亨亨馳射應城伯不中罷其領兵隆平侯稱疾不至降辦事官

二百二十四

戴元禮名思恭以字行金華人學於丹溪朱彥脩初仕御醫事 太祖藥餌輒效風雨即免元禮朝洪武三十一年五月 上病少間輦出御右順門召諸醫官治疾無狀者盡付獄獨召元禮至榻前曰汝仁義人也事無預汝無恐太孫即位誅諸侍醫者獨拜元禮太醫院使遼簡王肅莊王慶靖王皆奔喪至京聞太孫道 太祖語哭

問勞元禮簡王題仁義字大軸莊王靖王爲贊詠賜元禮或曰　文皇以舊恩陞元禮院使者說也初洪武丙寅　文皇患瘕韓公懋治久不愈請元禮至問所用藥曰是也又問　文皇嗜何物曰生芹元禮曰得之矣投一劑夜暴下視之皆細蝗也晉恭王病疾請元禮得愈病已復發卒　太祖怒逮治王國諸臣元禮侍曰臣嘗奉命

療王王飲臣藥數矣臣對王病毒在膏肓即復作不可治今果然　太祖遂釋晉王諸臣尚書嚴震直病　上令元禮好治之否且償命一劑而愈有妃嗜燒酒腹痛治之愈曰十年必復發發不可治後十年竟病腹痛死王賓者吳中高士願受元禮方書元禮索賓拜師事我我與方書賓不肯一日詣元禮值他出有書八冊案上賓袖

去元禮歸驚嘆自失實不娶臨終以其書
授盛啓東韓叔暘

二百二十五

嘉靖壬寅七月朔日食逐貴溪去時諸城
一人在內閣中秋分宜入內閣甲辰諸城
以二子舉進士爲言官所劾父子並削籍
數月後靈寶許太宰石首張宗伯二人同
入內閣丙午許乞致仕閒住去張病卒是

冬復召貴溪貴溪至而壽寧侯張延齡死
於西市戊申冬貴溪亦如之

二百二十六

溥洽字南洲浙江山陰人洪武初薦高僧
入京歷陞左善世靖難兵起爲建文君設
藥師燈懺詛　長陵金川門開又爲建文
君削髮　長陵即位微聞其事因南洲十
餘年縶國公疾革　長陵遣人問所欲言

言頗釋溥洽　長陵從之釋出獄時白髮長數寸覆額矣走大興隆寺拜榮國公床下曰吾餘生少師賜也仁宗復其官卒年八十二

二百二十七

南京吏部題名記首高暠高洪武三年任次張銘善次郎本中次陳脩又次滕毅毅註洪武四年任今考毅於初設吏部時與楊

士義等六人爲六部尚書入見奉天殿受
面諭毅後趙瑁後高昌李信詹同同
洪武四年爲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七年
出吏部爲翰林學士承旨呂熈代之題名
乃云洪武七年任張郎陳三人亦非相繼
並在革中書省後爲尚書洪彝在翟善之
前劉崧在偰斯之後題名以偰爲揭乃後
有洪彝而無劉崧崧署尚書陳敬余熂皆

試尚書尋爲真翟善驗封署郎中事主事
署部尋爲真

二百二十八

嘉靖丁未秋兵書陳經被劾王以旂代陳
未幾以河套議出陝西總督邊務劉儲秀
代之劉循例疏辭 上怒削籍去趙廷瑞
代之不半年兵部更四尚書近年兵書最
久者張瓚邊事大壞自瓚始瓚有才畧無

柰其好貨何

二百二十九

洪武辛亥禮官崔亮定外官慶賀禮以武臣爲班首壬戌廣東布政司請慶賀班秩

孝陵曰禮行於藩司班首以品秩敘今都司無實授者惟實授都指揮使正二品乃得爲班首

二百三十

吳元年選郡縣官二百三十四人賞綺布道里費及其父母妻子有差著爲令曰以養汝廉奉公無漁民也洪武元年詔中書省自今除府州縣官賜銀十两布六疋徵天下賢才爲守令厚賜而遣之

二百三十一

滿四固原土胡也驍健好殺時出劫行人掠牛馬聚惡少食飲叅將劉清指揮馬傑

措法繩之罔賂掠資即解即數日又復中
他事收捕捕至輒得賄賄巳又捕四大恨
曰必殺此二人若成化四年四月遂反不
數月有衆二萬廷議請勑鎮守問激變故
勑未至清進與賊戰大敗寧遠伯廣義伯
巡撫陳价都指揮費良皆敗或死兵部請
合陝西延綏寧夏三鎮兵進勦賊益肆行
劫攻城殺掠吏民羽書交至以都督劉玉

爲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會巡撫
馬文升討賊忠未至陝陝西寧夏兵先至
不俟延綏兵輒進大敗四畫會兩鎮軍器
開大兵且至退保石城山忠等分兵七屯
合圍之戒勿戰困賊伏羌伯毛忠遂命先
登敗死賊益張言且攻西安兵部尚書程
信請改命撫寧侯永總京邊軍四萬往討
大書賞格擒四者賞金五百兩銀倍之官

世指揮使四人其亦如之十一月忠聞賊益急度必破賊又聞別命將不敢輒止奏言宜令新總兵星馳赴援倘不日破賊別奏止兵　上手忠奏付太監懷恩等召兵部議內閣信曰兵行不可緩彭時商輅曰賊不能出入山自保我兵困之甚固觀忠疏賊不足憂也信曰不然忠且退至平凉未可知敢必其能困賊耶尚書白圭侍郎

李震相視不言時曰然則度京軍當何時
抵固原信曰明春二三月時曰勝負決今
冬奈何至明年觀忠奏賊備矣止京軍便
太監曰然然則邊軍去平昔日亦不去便
略曰留京軍而遣邊軍便信大不平謂人
曰忠敗陝西動搖内閣不得辭其責内閣
又慨言忠足辦滅賊觀其疏歲終賊平矣
是月丁丑忠討擒四十二月捷音至明年

正月擡送四等三百人至京師太監問四及故曰無奈清傑侵剝我也四等凌遲亦斬清傑

二百三十二

皇祖製太廟祭器曰今之不可爲古猶古之不可爲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近世泥古好用籩豆之屬以祭其先生既不用僦亦無謂其製祭

如生儀

二百三十三

宣德九年 上與侍臣論兩晉侍臣曰晉武懲魏氏刻薄矜於後嗣以仁儉平吳後頗事遊宴怠政事擇建儲嗣太外戚用事勢傾內外曾不一悟禍生閨闥馴致戎狄之亂元帝繼統江左基命有餘明斷不足大業未復禍亂內起明帝聰敏有機斷故能

誅剪宄臣惜其享年不永成帝以後類皆
孱弱寄命強臣奄奄百有餘年亦爲幸矣
上曰晉武創業不爲遠圖樹立失宜託
付非才況羌胡鮮卑雜處内郡不能先幾
區處以致國禍方殷戎寇遽至東晉僅能
立國逆臣接跡朝政陵夷尙傳數世由賢
人爲之用也又曰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
爲本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禮樂

教化蕩然掃地豈久安之道

　二百三十四

嘉靖十八年五月夏言落職致仕尋復入內閣以梁材爲戶部尚書六月丁酉震奉先殿鼓樓災山西地震有聲如雷南京禮部右侍郎呂柟致仕理河副都御史朱裳卒七月遼東兵變庚寅震武功坊江浙大水庚申葬　獻皇后顯陵閏七月木火水

金四星聚東井河南大疫辛未　獻皇后
祔廟　中宮亞獻咸寧侯仇鸞總督軍務
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毛伯温參贊軍務
討安南九月虜數入宣府塞辛酉　上行
視長陵癸亥還宮十月大同總兵都督梁
震卒十二月虜入宣府塞

二百三十五

洪武十一年秋享太廟太常奏粟未熟請

以桃代　上曰諸祭果實不必常品有即
用之著爲令

二百三十六

宣德九年羅築西教塲先是教塲在德勝
門外欲移西直門　上命都督武興視可
否興還奏可但徙民家三十六旣而有言
其地皆民種麥苗栗棗果樹及古墳墓並
須剷爽又白雲觀傍地皆民納稅蔬圃

上曰勿[illegible]民事遂寢

二百三十七

正德十四年二月乙酉司禮蕭敬傳旨

上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

公朱壽巡幸南北直隸泰安神州丙戌又

傳旨南巡武選郎中黃鞏車駕員外郎陸

震上疏極言江彬席寵擅權迷朝誤國乞

誅彬罷巡幸　上怒上初議以三月壬子

警道東巡祀岱岳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杭復浙江浮漢登武當人情洶懼將相大臣多從諛不敢諫是月巳酉翰林修撰舒芬等亦疏諫各部及行人司皆懷疏集闕下吏部尚書陸完沮之曰無觸怒於上衆退是日吏部員外郎夏良勝禮部員外郎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明日吏部郎中張衍慶等刑部陸俸等又明日禮部姜龍等兵

部孫鳳等行人司余廷瓚等俱連疏入又
有醫士徐鏊獨疏以醫諫　上遂大怒不
果出癸丑鞏震良勝潮九川鏊下錦衣獄
芬衍慶俸龍鳳等百七人跪午門外五日
甲寅廷瓚等下獄明日同輩等六人亦跪
午門外五日械繫是日工部林大輅等三
人大理寺周敘等十人連疏入明日俱下
獄亦械繫跪五日金吾衛指揮張英憤曰

是大變故明效驗出必不利內祖囊土手持刀欲自刎死上疏諫數日天色陰霾京師震駭公卿被唾罵瓦礫擲晨夕出入不敢待辨色至請命禮部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又有貢謏參劾屬吏妄言者

上怒遂不可解戊午水溢內海子不了橋高四尺鐵柱七斬折是日繫芬等一百七人午門外撻三十號首詞外任餘奪俸

十年四月己卯聚軍等六人午門撻五十

鰲戍邊

二百三十八

宣德五年十二月巡撫浙江侍郎成鈞奏海鹽縣民言縣並海舊置石塘上岸延袤二千四百四十餘丈備海患比因風潮衝激壞者一千一百餘丈有司雖常修築然舊石爲水所齧皆刓弊無廉隅暫用累砌

終不堅固今議於舊岸內別砌石岸而存
其舊者以爲外障庶可久遠乞如洪武中
令嘉興湖州嚴州紹興等府發夫匠協助
爲便　上從之

二百三十九

近日東南倭寇類多中國之人間有膂力
膽氣謀畧可用者往往爲賊嚮路踏白設
伏張疑陸營水寨據我險要聲東擊西知

我處實以故數年之內地方被其殘破至今未得殄滅緣此輩皆麤豪勇悍之徒本無致身之階又乏資身之策苟無恒心豈甘喙息欲求快意必至鴟張是以忍棄故鄉幡從異類倭奴籍華人爲耳目華人藉倭奴爲爪牙彼此依附出沒海島倏忽千里莫可蹤跡況華夷之貨往來相易其有無之間貴賤頓異行者逾旬而操倍蓰之

巖居者倚門而獲五倍之利今欲一切斷
絕竟致百計交通利孔既塞亂源遂開驅
狗誘引徒衆日增若不包荒含垢早爲區
處恐數年之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
仙芝者益至滋蔓遠難撲滅矣洪武年間
倭寇數寇東南傍海州縣其時浙江一省
既遣信國公湯和築城又遣魏國公徐輝
祖安陸侯吳傑練兵又遣都督商暠楊文

劉德出戰又遣都督於顯出海巡倭比皆
上公元矦謀臣宿將尤且遲之數年未得
寧息復遣南雄侯趙庸招撫沿海漁丁島
人鹽徒蛋戶籍為水軍至數萬人又遣萊
州府同知趙秩禮部員外郎呂淵　宣諭
倭奴迨至洪武二十五年以後而海上始
得安靖則凡可以解散賊黨者宜亟為議
處也

二百四十

孝陵平漢封漢主陳理為歸德侯友諒父普才為承恩侯兄友富歸仁伯友直懷恩伯弟友仁贈南康王又封蜀主明昇歸義侯洪武五年遣元樞密使延安答理送理昇於高麗普才徙滁納哈出者木華黎裔孫也既降遣歸數侵遼東宋國公兵出塞降之封海西侯卒葬南京其子察罕改封

瀋陽疾苦叢說

二百四十一

長陵北征命侍郎師逵督餉逵以道險車載民疲粮之乃擇平坦之地均其里路置站堡每夫一人運米一石此送彼接朝往暮來民以不困食亦旋足

二百四十二

成化末年宦者尚銘坐東廠陳準繼之甚

簡靖令刺事官校曰反逆妖言則緝餘有司存非汝輩事也坐廠數月都城內外安之權豎以為失職百計媒孽準自知不免一夕縊死準廣東順德人

二百四十三

讀成布衣祭忠文詩成器餘姚人正統末聞劉忠愍死獄即邑中龍泉山頂為文祭之祭畢以錢須諸同志其文歷述古今權

奸之稱凡三千餘言人謂之祭忠文今其地謂祭忠壇詩曰萬古興亡淚滿箋一壇遥憶祭忠年大書筆在憑誰執高調歌沈待我傳無地可投湘水裔有天應照越山顛布衣閱世尤堪弔何處松楸是墓田邵文莊公云

二百四十四

洪武三十年海運赴遼七年萬石有奇永

樂六年六十五萬有奇十二年北京五十萬由衞河通州四十萬由海十六年會通河運四百六十萬有奇宣德八年五百餘萬正統二年四百五十萬景泰二年四百二十三萬七年二百九十二萬天順四年四百三十五萬成化八年以後四百萬石又有江南常蘇松嘉湖白粮十八萬八百六十餘石山東河南粟米豆麥又若干石

不在四百萬數

二百四十五

我郡守楊公承芳乞致仕疏云錢若水居樞密年四十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三歲陶弘景奉朝請年三十六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七歲放臣致仕死得與弘景若水遊於地下足矣

二百四十六

席文襄公論漕船利害成化以前病在民成化以後病在軍

二百四十七

沙州漢燉煌郡今爲蒙古衛川邉古塔赤斤即漢屯田椰中地今爲罕東地尽沙赤斤等處畨達本皆一種枝大族分因地異名耳

二百四十八

北行永樂七年己丑也六曹稱行部十五年丁酉改云行在某部北京之爲京師不復稱行在也盖自正統辛酉始也

二百四十九

元皇孫買的禮八剌被擒有故符寶郎以歷代璽章四十餘顆降　孝陵以其不忠罔之山東降將百餘人貌皆魁梧李丞相奏欲用之　孝陵疑其結黨皆殺之

二百五十

漕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三裏河淺船遮洋海船十年一造免儀爪塲也江南皆五年一造往回皆經塲也官軍十二萬有奇

二百五十一

景泰時南方叢鄧之變文臣總理軍務皆稱鎮守浙江兵部尚書孫原貞福建刑部尚書薛希璉

二百五十二

胡忠安公致仕歸常遣子長寧謝自敘由洪武三十三年進士任尚書歷仕五十八年中更迎駕復辟之勞及盧忠阮浪之獄乞將臣男量爲錄用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天順改元八月十三日奉　裕陵旨胡長寧陞世襲所鎮撫錦衣衛帶俸洪武三十三年實建文二年

二百五十三

南贑與湖廣福建廣東相連流賊易起郴陽與陜西四川河南相界流民易聚故江西湖廣旣有撫憲此則又設提軍撫治之官也南贑山深而人狡郴陽土曠而民貧

二百五十四

莆田處士劉閬弘治中林見素言其恭愼純粹學行高古日無二粥身無完衣而處

之裕如徐貫劉大夏每拜其門知府王𥪡齋所必迎致曰對劉君鄙吝自去詞藻雖不逮其爲人而德宇道風人自難及乞仍布衣入侍　東宮有奏未上

二百五十五

洪武三年庚戌開鄉試明年辛亥會試是年天下亦舉鄉試又明年壬子連舉鄉江西吳伯宗辛亥狀元也解學士文有曰家

君以洪武四年辛亥主考江西盖會鄉是歳同舉解江西人遂主江西試事壬子則今子午卯酉例耳

二百五十六

宣德四年七月太監馬騏矯旨下内閣書勑付騏復往交阯閘辦金銀珠香時騏自交阯召還未久内閣覆請　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渠曩在交阯荼毒軍民卿等

獨不聞乎自獃召還交人如解倒懸豈可再遣然亦不誅獃也

二百五十七

漕運有元戎間以卿亞提督整理自河州休庵王公以景泰庚午總督漕事明年兼巡撫於是或右都御史或左右副僉爲常設之官矣

二百五十八

戶部尚書梁公材南京人弘治己未進士字大用號儉菴清修勁節始終不渝爲翊國公郭勛所惡創籍初爲縣令歷知嘉杭二府皆有惠政有儉菴奏議四冊

二百五十九

吏部尚書周用都御史米景端明簡諒有風節不肯依附人人亦不敢干以私嘉靖丁未正月朝覲考察甫畢相繼卒善類咸

惜之周贈太子太保諡恭肅宋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諡莊靖吏部侍郎武城王道文學行誼表著一時難進易退晚得嚮用是秋亦病卒

二百六十

戶部尚書王杲汶上人甲戌進士素稱清謹但待屬吏稍嚴急當是時邊隅多事財用不給杲一切取辦倉庫空虛嘉靖丁未

秋柄臣惡其執法又入親暱小人之言言官又妄劾杲受賄遂逮詔獄考訊誣伏謫戍卒

二百六十一

朶顏在漁陽塞外福餘太寧建州海西在遼陽塞外皆我藩籬食我秉賜懷我好音久矣今皆逼逓北爲我邊患恐數年之後北虜見京東塞外水草畜牧之利將并朶

願建州我東寨亦與北虜爲隣如宣府大同矣亟諭東虜無引賊入寇自受其害如景泰時事諸酋或有悔悟者不然憂未已也

二百六十二

河南何瑭字粹夫有文學行誼高古灌園自給不妄取予潔身獨行君子也王廷相字子衡少勵名節博學能文歷中外著

有聲績皆近時名臣後進好言人短謂何廷腐王驍年與翊國共督團營不能糾發其奸可謂貴人無已矣

二百六十三

太宰靈寶入內閣南昌代之因論其僊不經不足崇信忤　上意削籍蘭溪入吏部病乞致仕忤　上意削籍卒於張家灣道中都御史周白川代之病卒司寇聞石塘

代之南昌首論大禮始終不附張桂朴忠
自許有大臣風節數年間善類皆思靈竟
南昌

二百六十四

國初召商中鹽量納糧料實邊不煩轉運
而食自足謂之飛輓後因積納數多價值
亦賤興利之臣遂改議上納折色行之既
久習以爲常彼時改折糧料有餘而價亦

賊計似所入爲有羸利未爲不可近來糧料不足價亦騰貴徒煩轉糴遏用索矣大率鹽一引納銀五錢先時可糴米一石今多不過三四斗或二三斗故商人所納數倍於前而國初之所資以餉軍者實則無增於舊彼此稽費其弊益滋是故多得銀不如少得米省和糴之擾也杜侵剋之弊也慰待哺之望也漸墾邊地以致殷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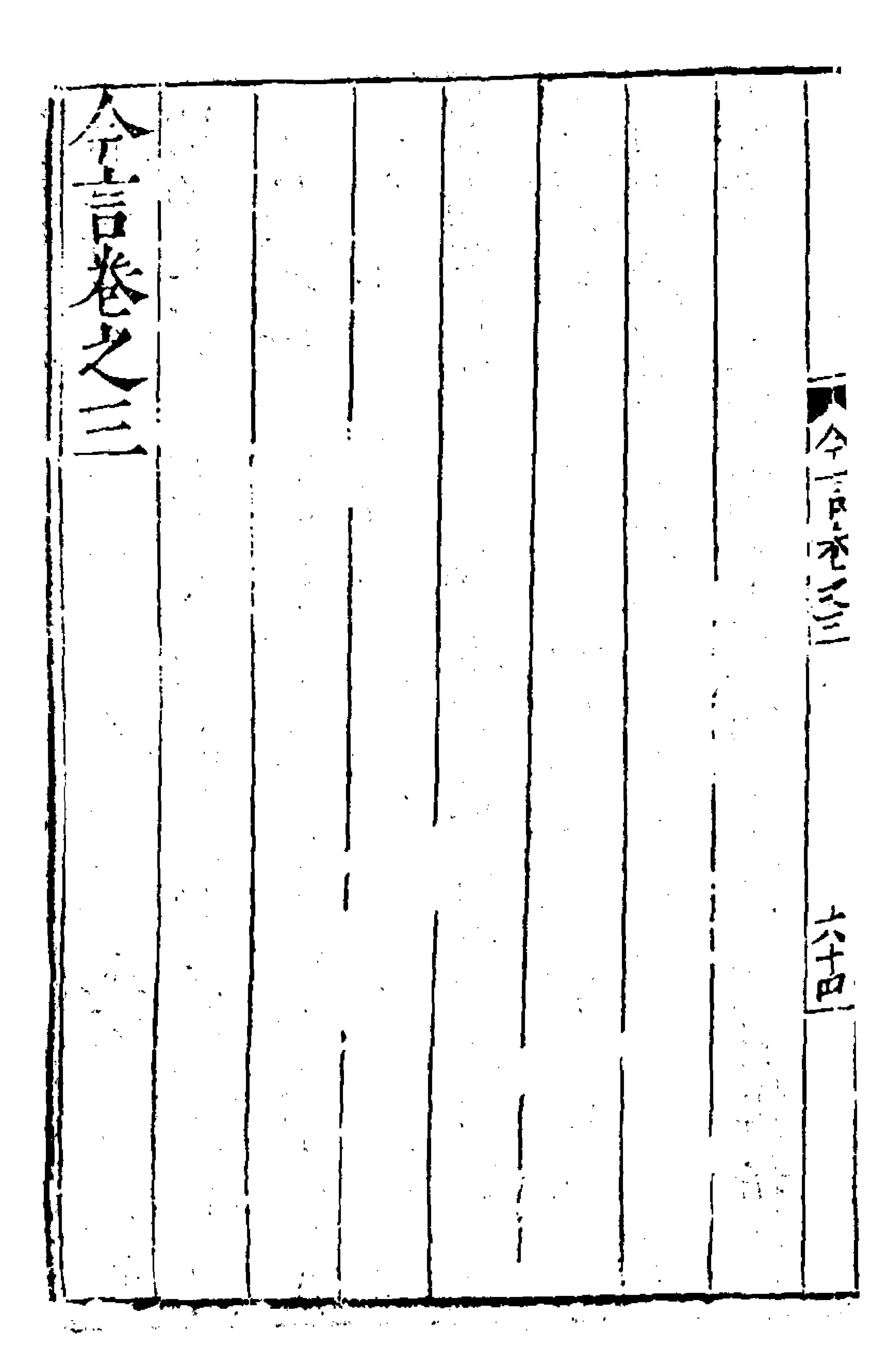
一舉而四善具焉說者又謂開納本
色召商不至蓋向者上納本色時商自募
民耕種塞下而得穀爲易又塞下之積甚
多而價輕又無戎虜之患今則耕種廢矣
塞下之積虛矣穀價騰湧狼烽出沒勢不
安召商人安得糧料應召募乎欲復本色
非減斗頭利商人使商人趨利而開墾邉
地不可也然必遲之四五年而後得其大

利

二百六十五

張西磐潤自給舍歷官南吏書行業無玷其當逆瑾時著風節在工部昌言正色折姦閹之驕悍一時大臣罕能及之嘉靖丁未尚書一考壯上改太倉尚書未上言官論劾下吏部不與題覆候數月西磐自陳[illegible]臣　內批致仕　王西洲學夔文學深淳

操履廉潔嘗爲文選郎中守正庇善類爲
張桂所惡出爲南太僕少卿改太常矣復
中他事降外任歷陞南禮吏二部尚書恭
愼簡實不屑依比人亦有才畧顧不肯發
揚人不知也其擒治𨾏山中僞皇子事不
煩一兵亦不奏功嘉靖己酉累乞致仕不
允進南兵部尚書叅賛機務益力辭疏未
下言官又上劾章　內批王𤩲致仕



今言卷之三